三湘从事录

清・蒙正发

◎例言

此书之刻，所以正人心，息邪说。圣功为明臣，既忠于明，则凡为人臣者，其当如何尽忠，可借鉴而明。高宗纯皇帝读史阁部《报摄政王书》而善之，谕史臣曰："可法，明臣也，其不屈正也；不载其书，不失忠臣之心乎？不必讳，亦不可讳。"大哉王言，其为万世明纲常，教节义也，至深且切！此书一出，于近世人心风俗大有裨益，读者不可不知。

书中人名、地名、以别号称者如：孔有德称恭顺，肇庆称端州之类，悉为注明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

圣功在永历朝与金堡、袁彭年、丁时魁、刘湘客等直言敢谏，不畏强御，忌之者有五虎之谤。恐后世史家不察，至沿其误，悉为辨正，不使忠魂遗憾于地下。

书中名臣如瞿忠宣、何忠烈诸公，奸臣如刘承荫、马吉翔诸人，皆关一时治乱，故于其爵里事实，略加参考。其余人名甚繁，无大关系者，皆从略焉。

此书沈湮垂二百馀载，将就散失，永森下乡宣讲，所至之处，必召其故老探访古迹，搜求遗书，此乃圣功

后裔甘云峰所藏者。至邑中遗书甚多，以蒙所闻者如：杨昺之《素庵文集》（永乐时御史，详《明史》本传）、汪必东之《南隽集》（朱竹垞选其诗入《明诗综》），汪文盛之所刊三史（《广雅堂诗集》、《滁山草堂歌注》、汪文盛刊三史，称善本）、汪宗伊之《南京吏部志》、汪宗元之《南京太常寺志》（均见《四库提要》）、吴楚材之《强识略》（王弇州其必传）、刘景韶之《大白原稿》（与李沧溟同官曹部，结社唱和，王弇州为作序）、胡定之《二溪全集》（俞桐川刻其文于百二名家）、汪桂之《梅村遗稿》（善画，华亭董尚书云："文有吴梅村，画有汪梅村，皆足冠绝当时，称二梅村云。"）、熊则祯之《御史疏稿》（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，则祯复上疏之，均为忠贤所持，熊廷弼死，则祯哭之哀，竟以忧愤成疾，卒于官。人皆知有杨、熊二公，而不知有则祯，故特表之）等书，均未得见。倘有同志之士，搜得其书。愿以相饷，重谋付梓，以光潜德，翘盼殊切。

圣功有诗二种：曰《漆园放言》、曰《欸乃声》，船山先生作序，雅推重之。圣功原不藉诗传，而诗又非

近时急务，故置而未刊，兹择句之佳者五言如：“山将落日去，风送晚凉来。木客林端啸，孤鸿海上来。寒涧蒸轻雾，高岑驻晚晴。檐浅高收照，林空易送声。”七言如：“旧句复吟如梦里，湘山重见似亲人。荒城笳吹山遮断，野寺疏钟月送来。秋成衲子忙如俗，雨后山光净若澄。天地茫茫真大瓠，行藏泛泛一浮萍。拨枕滩声喧断梦，系舟老树托芳邻。粤水南来深染碧，春山雨过尽堆蓝。茶烟入水如云泛，驅影骞风觉岸忙。”皆妙。圣功生明季，其诗不为王、李，亦不为钟、谭，自出机杼，不屑依傍门户，此其所以为豪杰之士也。

黄筱鲁观察辑有《濂学编》一书，中多理学名儒，《王船山先生传》中附载圣功事实，（永森）以圣功此书相质，观察服膺船山有年，又以吾乡有此义士，不可听其湮没，慨然捐赀刊行。表彰节义，即以磨厉顽愚，不仅寻常文字因缘已也。故特志之。

隆武元年（永森按：顺治二年，唐王聿键立于福州，号称隆武），乙酉岁，十月既望，正发同汪东一柱，赵岩仙继抃，王振秀士芳、孙大川嗣济、陈命卿王言、

家叔父济五（讳上和）起义复城。教官周生文脱逃，赴省请兵，从崇阳东隅之沿河岭进，乡勇乌合，遂成瓦解。十一月望旬，发与孙嗣济、陈王言，与邑令李方曾自摩旗峰间道走通城。时大雪严寒，夜行昼伏，三日不得食。自念槁毙山中，与草木同腐朽，且投身村舍，若执献而出，明目张胆，慷慨从白刃，不枉此番义举。遂同陈王言投通城涞澌黎时生家。

时生通城库吏也，素昧生平。一见即引入后堂暖室中，先饭以薄粥，即设裀褥，命且就寝。移时，设馔甚盛，醉且饱，复命再休息。片时，村中嚣杂，不可久留，此间距关门四十里，当温月夜行。黄昏后，时生携一苍头沿途索火炬以行。行三十里，黎明，恰遇清令同防将自关门回，时生曰："毋恐，有我在。"遂向前迎邑令，数语支吾而去。至关门，门弁与时生熟识，竟得坦行。越关行十里，即入平江境。时生曰："此大明地方矣！二君奚姓？"俱以实告。时生曰："某固知二君起义出亡者，两贼相得，得形于嘿，故前此不问姓名，恐君疑也。"遂泣涕拜别。时生仍命苍头送行。

行三十里，遇太仆寺卿兼管监军道事章公标将何一乾，领十数骑哨探，细讯本末，知为辛苦难中来者，以骑乘我。至平江县，防将副总兵满大壮、万大鹏、参将黄茂功等各张乐设宴，款接殷勤，遂厚犒时生苍头遣归。奈苍头痴甚，述其事，遂至外泄。时生苦刑狱，破家产。嗟呼！正发雪夜危踪，冻馁垂毙，不异子胥奔吴；时生高义，又不异濑水女子，江上渔父；上天苍苍，十数年来，未尝一刻忘也。

发脱难后，汪柱、赵继抃、王士芳、赵之城、家叔父俱被执，缚至武昌，死之。柱、继抃、之城有绝命诗，多传诵之。家叔父见佟养和，抗节不屈。养和曰："汝何不剃头来见我？"叔曰："若去一毫发，无以见二祖列宗于地下！"养和怒，遂死之。

发往平江数日，即往湘阴。忽见道上抛弃杖械，溃兵络绎。行百里，无烟火。诘其故，乃总兵张先璧分守下湘之兵，闻贝勒渡湖，遂踉跄先奔。发与陈王言相对愕眙曰："中兴气象，固如是乎？我辈破家亡命，九死至此，惟冀重见天日，稍稍吐气。今如此，更复何

望？”及抵长沙，谒督师何公（永森按：何公名腾蛟，贵州黎平人，天启辛酉举人，崇祯中知南阳县，地当要冲，数摧贼锋。又从巡抚陈必谦破贼安皋山，讨平土寇，能声大著，迁兵部主事，出为怀来兵备佥事。调口北道，丁母忧，巡抚荐其才，将夺情固辞归。服阕，起淮徐兵备，境内肃然。癸未冬，晋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湖北），司阍者白棒乱扑，不容稍近，正发不禁怒发上指，振声大呼：“我辈奉督师之命起义杀□，不幸家族俱屠，间关至此，乃竟师门远于万里乎？”时太仆章公（永森按：章公名旷，字于野，别字峨山，华亭人。崇祯丁丑进士，授沔阳知州。十六年，贼陷州城，同知马飙死之，旷走免，为给事中熊泌霖、御史游有伦所劾，何腾蛟令戴罪立功。左良玉犯南都，腾蛟至长沙，以旷为监军）闻发言，趋语督师，随召入，痛责阍人。正发详述起义颠末，督师慰劳再四，并馈费二十四两。随谒太仆，已先饬阍人相候，一见开诚吐衷，即蒙国士之遇。时孙嗣济与李令同到，督师授正发参军推官职衔，正发本意急欲请兵恢复，以救家难，荣名非所愿也。

一日，太仆语正发曰：“督师军务烦剧，不及照管，若肯相助为理，同到湘阴相机进取，不更便乎？”正发面虽唯唯，其实属意在督师也。盖以癸未杀贼保城之功，督师闻于烈庙，奉旨准贡。乙酉春，左良玉之子梦庚称戈东下，督师不从，投身江汉，渔艇救起（永森按：稗史称：宏光立南京，有称故太子自北来者，诸臣莫能辨，下之狱。良玉上疏申救，不报，用黄澍计，举兵反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焚武昌，东下劫巡抚何腾蛟同往。舟次汉阳门，腾蛟乘间跃入江中，漂至竹簰门，渔舟救起。此则云梦庚称戈东下，而不及良玉。后载《腾蛟祭章总督文》，亦云梦庚问鼎留都，均为良玉开脱。似当时此举皆黄澍与梦庚为之，劫巡抚并劫良玉也。以楚人记楚事，当较诸书为确，可为良玉雪诬），由蒲圻入崇专，寻发等起兵，随以闯氛告逼，遂上湖南。十月朔，督师手书与发云：“不佞于十月十六日誓师祭江，水陆并进；足下速率义旅会合柯陈兵，收复大冶、兴国州县，同至省会，痛饮黄鹤可也。”发遂举兵以应。是前此知己相感，今复举兵相从，千里来依，原非漫然，故属

意在督师也。

先是闯部王进才投归督师，即以总兵驻镇岳阳。又左营副将马进忠、王允成、卢鼎抗节，乘便风，一夕挂帆从九江上，亦驻岳阳。本年十月十六日，督师同太仆誓师东征，蔽江而下，至湖口，见王、马渚镇舳舻南溃，何章二公相顾诧愕，不知所出。四镇到，面讯之，始知为贝勒渡湖故也。其实贝勒是往西湖袭扑一只虎，非来星沙者也，太仆向督师泣曰："本拟长驱直捣，孝陵在望，今未出内地，挠沮若此，将何面目还星沙？某宁死不归也。"督师欷歔解慰，邀太仆且还，再图后举。诸镇才至星沙，不肯驻足，王进才往弋阳，马进忠往常德，王允成往湘潭，卢鼐往衡州，各择内地为偷安计，门庭置之不问矣。太仆与督师密商：此辈响马，性习难驯，且惊弓之鸟，望而惊扬，岂能抗臂与敌人争锋？于是决计用南人矣。

时江右震邻，渐逼荼醴，羽书日急，遂遣总兵张先璧出吉安，以张星沙右蔽。副将刘承允驻武岗兵力颇强（永森按：承允南都人，酗酒有膂力，号刘铁棍，以征

蛮撩功，累官至副总兵），太仆亲往调之。承允曾困辱何公子文瑞，恐督师之衔己也，惴惴不敢下。太仆身任保其无他；然每向承允盛称督师威严，承允益惕慑，惟求太仆周旋，虽赴汤蹈火唯命。及承允庭见，督师竟行宾主交拜礼，称承允老公祖，过于谦牧。承允出嗔太仆曰："何公长者，原无他肠，公胡恐喝我也？"承允由是骄恣，后竟不辞而归，诸镇尤而效之。董英请镇浏阳，黄朝宣盘踞燕子窝，曹志建营窟镇峡关，郝永忠以迎驾为名，深入彬阳，牛万才往湘乡，风卷云扰，民罹汤火，以督师太仆为孤注矣。

太仆抚膺叹曰："我尊督师所以尊朝廷，今朝廷草创八闽，威福不能行于远方，故特张皇督师声灵，俾节制有权，调度无梗。今屈体如此，元气泄矣！其何能振？"寻与督师计曰："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，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，与其以有用之金钱，养望敌还奔之响马，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；与其以有限之金钱，养进止自如之外镇，不如养可予夺遣发唯命之亲兵。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，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，驾驭外镇，此壮

威制胜之术也。”督师深然太仆计，于是于黔粤之间，分头召募，督标募得平越土师副将吴承宗，绰号大弩，领兵三千；黎平土师参将姚友兴同蓝监纪领兵二千；参将龙见明与廖都司领兵二千；广西柳州往目副将覃裕春、子覃鸣珂、领交铳手狼兵五千；仆标副将满大壮原兵三千；参将黄茂功原兵一千。又募得镇筸指挥张星炫，领麻阳兵二千；又满副将之子都司满其炅续募到麻阳兵二千。又长沙巡道傅上瑞亦同召募标将胡跃龙、吴胜、陈绍尧，共领兵五千余；又调到副将向登位、向文明，共领兵三千。督标官兵共计三万有奇。

是时，学道堵允锡，督师题补湖广南抚，往常德招抚一只虎，更营制名忠贞营，就在彼中制师。以原黄州知府周大启题补学道，以长沙巡道傅上瑞题补偏沅巡抚，仍驻长沙，办转运。上瑞以专汛所在，坚请往任，因题永州守道严起恒左布政，措济军饷，太仆以敌在岳阳，下湘为门户重地，不宜久虚，请亲率三标驻紮湘阴。督师曰：“公虽胸有万甲，但身苦文弱，须得大镇与俱。”太仆谓：“若兼大镇，必致事权掣肘。封疆之事，某

一身任之，居中调度，则明公主持，左右赞勷，新监司赵廷璧尚可效尺寸也。”

订议已定，适永州司李吴晋锡至长沙，得闽中邸报，张肯堂题报：松江乡绅李待问、章简起义守城，□攻累月，破城殉节。奉旨祭葬，赠吏科都给事，加赠尚宝卿，谥节愍。太仆见报，哭踊几绝，即日设位展奠，星沙文武毕集。祭毕，太仆祭文内有云：“弟之任沔阳，兄送弟京口，执手叮咛做好官。兄不忍舍弟，弟不忍舍兄。兄今舍弟而报国，弟必报国而追兄。”等语。闻者莫不感泣。

时星沙文武公送郡丞周二南神主入蔡公祠配飨，太仆于壁间《题吊蔡江门诗曰》：“人生七尺亦一夫，作文八股称为儒；科名俯仰几大事，转念正念在须臾。旷也雄心愤杀贼，一朝未死今嗫嚅；学得君身寸寸乐，无苦无痛亦无拘。爱我君兮辞我母，嗟我民兮独噫歔。”蔡江门讳道宪，任长沙司李，癸未八贼陷长沙，江门怒骂不屈，寸磔以死。周二南字石拙，云南举人；长沙郡丞，乙酉秋，闯贼溃入长沙，督师命往招抚，周随带兵

丁数百，贼误为袭己也，遂遇害。蔡先建祠，今以周配焉。

翼日，太仆辞督师往湘阴，正发送出城闉，停鞭语发曰："待到湘阴，即来相请。"此丙戌正月念旬时也。太仆至湘阴，鼓舞战士，整顿守备，就民舍为公署，扁其堂曰："后食"，柱联云："帐下若干同苦士，湖南第一大明城。"旬日后作字督师，求正发与孙嗣济、陈王言，同赴军前。又手字与发，约刻期遄赴，于二月既望，至湘阴，凡一切战守机宜，无不虚心谘询，朝夕同饮食，无刻离者。

先是湘阴十五里外，时有敌骑往来。太仆选三标骁将领兵奋杀，斩首百余级，追奔至新墙河岸，直抵岳界。以枭将牛养勇驻顶拨，覃裕春、姚友兴、蓝监纪，驻潼溪，以遏小路。满大壮父子、吴承宗、龙见明、廖文明、陈有明，驻新墙，以御大路。吴胜驻关王桥接应潼溪，向登位驻长乐街，接应新墙。委陈王言监纪新墙官兵，委孙嗣济同黄友功、张士燕往辰阳召募，委材官蔡演、张绍孟往东安县打造交铳。又会同督师牌，正发为

十三营监军，凡有机密，重日驰驱各营，酌量布置，仍还湘阴面商太仆方略，几以马上鞍闲为眠食矣。

时有爱将万大鹏，招抚有功，技勇绝伦，督师有“浑身是胆，出口惊人”之荐。因在平江有不法之事，太仆缚来，挥泪缢杀之。各将咋口曰：“爱将且不少假！”各相戒勿敢犯。发在行间，太仆录《寄送春绝句》云：“细细薰风上铁衣，迟迟暖日坐军帏。河山咫尺烽烟隔，不放春从异域归！”发和韵奉酬：“轻鞭小马敝征衣；壁垒风烟黯布帏。莫谓春光留不住，大明正朔万方归。”

敌骑数来冲突，我军奋勇堵杀，屡挫其锋。三月乘胜逐北，直抵岳阳城下，清岳镇马蛟麟惧，飞请援兵，遂发固山祖大受（永森按：大受当作大寿。《贰臣传》：大寿辽东人，明总兵，崇祯元年，擢大寿总兵，挂征辽东前将军印。崇德七年，松山城破，与洪承畴并降，隶正黄旗，仍官总兵。顺治十三年卒），领满兵于四月初旬出京门。督师驻星沙，安戢王马郝卢各镇兵马，措给月饷，使不扰民。又遍檄各路粮饷，接济三标临敌之兵，左提右挈，寝食不遑，以一手障南天，亦良苦矣！太

仆在湘阴，自新墙潼溪以至平江，延袤三百里，步步棋布，处处星络。又推心以置诸将之腹，一裨一弁，无不精神周到：稍有捍格，委曲调剂；稍有疏漏，立行补缀；一饭之顷，军书四五发。每日自黎明至夜半，就枕片时而已，以致心血枯槁，颜色憔悴，暴发下血之病，药饵调治，弥月始痊。太仆与发笑语曰："我辈身任封疆，一腔热血，免不得要寻出处，但愿干净从项间出，不可龌龊从下体出也！"太仆见发行间数月，亦有微劳，每致书督师盛称之。

五月督师题太仆巡抚江北总督，恢抚军务，题正发兵部司务，仍监三标兵马。适值探入回报：祖兵已至岳州。即驰谕各营，严饬防御，发驰新墙，率励整备。六月初一日，□兵万骑渡河，直逼排栅下营。副将满大壮语发曰："敌势甚重，必须援兵接应，然非监军亲往，恐迟缩误事。"发驰十数骑至长乐街，即刻命向文明领兵三千前去。又至关王桥，发吴胜兵一千协援。驰至潼溪，闻新墙炮声震天，不移时有带伤兵丁奔来云："我军与敌鏖战半日，从陈友功排栅攻进，副将吴承宗、参

将满其炅、都司郭泰被执，东北角兵丁尽没。满大壮、陈有功、龙见明、张星炫冲阵力战，又得向文明救援，兵丁杀伤不多。”发号哭愤激，恨不身赴，与副将覃裕春誓曰：“今日破新墙，明日必攻潼溪，此我与君戮力效命之地也。万一潼溪不守，正发誓以身殉，有何颜面见章太仆耶？”裕春亦感奋，期同生死。

副将姚友兴闻新墙之败，大怖恐，薄暮率所部弃汛而走。发不禁恚怒，躬率数十骑邀姚友兴叱数其离汛失伍之罪，军心贴然。裕春与姚、蓝共兵八千，内有鸟铳六千，发同裕春布置，将鸟铳分作三排轮放。是夜三更，即命造饭。兵丁出汲，见营门一黑物，视之，乃大包火药也，环栅而视，又得火药二大包，盖敌用细作先置排栅间，待攻围发火者。裕春喜曰：“天赐我也！”东方才白，敌万骑齐来，环营数匝。先放鸟铳一排，仆尸数百，溃然而解。少顷，又合一围，又放鸟铳一排，敌又仆尸数百，救死扶伤，不敢向迩。有来抢尸者，又被铳死，遂号天奔渡，不敢反顾。此敌渡湖以来，第一大创也。

太仆闻新墙之败，以头抢地，呕血昏绝。湘潭盐法推官郑古爱、监纪孙象乾、郭如泰、萧为龙、知县俞鸣仪、中军秦相百、旗鼓董宏猷、陈通等，委曲劝解。次日，得潼溪捷报，稍慰愤闷，仍设措药食，息养新墙伤残之兵；搜括酒器，奖劳潼溪得胜之将。与正发手书曰："新墙挫衄，切恐门下不免，不佞心胆俱碎；幸天佑吉人，复于潼溪大报东门之役，转败为功，具见伟略，不佞拟驰行间面犒有功将士，因新墙一气成病，烦门下酌量厚薄，逐一周到，以彰前劳而策后效。犒不能丰，聊示投醪挟纩之意而已。所有善后机宜，不佞急欲面商，贮望。"发遂回湘阴，与太仆相见，慰劳甚欢。

时探得敌自潼溪败还，祖、马自相仇怨，无复上侵之意。但新墙一路，甚是空虚，败兵锐气已挫，未可即用；遂于平江撤黄茂功领所部兵二千同牛养勇兵五百星赴新墙。时监纪孙嗣济新募辰兵三千适至，休养数日，遣赴新墙，汛守新军声复振，敌骑不敢复近新墙矣！

七月，太仆北抚新命下，奉敕巡抚湖北等处地方，兼理粮饷总督，恢抚军务，兵部右侍郎，兼都察院右副